

修改財會規則 確保會議暢順

馬恩國大律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專業建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終於戲劇性地通過政府提出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姑勿論今次是有預謀的行為，或只是一次意外事件，擺在眾議員面前的，是必須考慮修改財務委員會的《會議程序》，限制「拉布」行為，避免個別議員的行徑影響整體香港社會的福祉。

有關限制「拉布」的爭議，源於上屆立法會最後數個月，反對派政黨的議員用「拉布」方式，反對政府提出的重組架構方案，結果，「拉布」確實令政府的重組架構方案，胎死腹中。當時已有意見提出，必須防止「拉布」成為「常規武器」，而反對派議員就認為，「拉布」只會在議會換屆前才有用，因此，無須過分規限。

「拉布」令長者少收兩個月生活津貼

立法會換屆後，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提出修改財委會及轄下的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委員會的《會

議程序》，規定每名議員只可就某項議程提出一項動議；防止某些議員可以利用財委會《會議程序》，在審議某些議程時提出數以千計無限制數量的動議，令實質的議會時間要去處理無關宏旨的動議。

反對派議員當時大力抨擊葉國謙的修訂，指其霸道有之，說限制議員權利有之，更有說根本無實際需要，甚至指修訂違憲等。雖然，當時已有回應指修訂其實並無限制議員在財委會及轄下各小組委員會在討論某項議程時的發言內容及次數，亦指出如果反對派可以承諾不再「拉布」，可以要求葉國謙再審視是否還要提修訂。但是，反對派議員仍然百般阻撓，並揚

言對建制派「開戰」，會提出數以萬計的修訂，用盡4年時間來「拉布」。

言猶在耳，政府提出惠及40萬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就因為個別議員的喜惡，提出無休止的修訂，企圖用「拉布」手法，迫使政府接受他們的意見。先不說如此「拉布」影響了財委會的議事程序，令政府其他財政撥款申請，大排長龍，單單以「計劃」原本可以受惠的40萬長者來說，就少收了兩個月的扶助金；而提出「拉布」的議員竟然反指長者「自私」。

限制「拉布」確保議會運作正常

今次財委會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確實令不少人鬆了一口氣，包括反對派政黨議員，他們對於「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這次畢竟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日後再有部分反對派議員就涉及民生事宜的議案進行「拉布」，其他反對派議員是否又要「啞子吃黃連」，被迫要支持呢？

事實上，立法會《議事規則》背後的精神，是要為

立法會訂立一套切實可行、合理及對稱的會議程序，就議員、官員及其他參與會議者的言行進行規範，使到會議可以順利有序地討論及審議各項政府的議案、法案。若然，議員在議會中的發言權不容許有任何限制的話，根本無須限制議員在會議上提出質詢的數目，以及在各項動議辯論中設有不同的發言時限。而將這種議事精神引入財委會《會議程序》中，限制某些議員的「拉布」行為，確實值得立法會內不同黨派議員的深思。

參考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拉布」是不可行的。比如澳洲參眾兩院的會議常規都嚴格規定議員的發言時間，而議員亦尊重常規，合法守法，議長亦無需執行會議常規去「剪布」。



馬恩國

落實CEPA 多方有利 你我有責

香港各界聯會理事長 蔡毅

特首梁振英曾於選舉期間，提出香港與內地政府建立「G to G」的概念，提升兩地政府間的恆常溝通渠道，促進商貿發展。此舉既能解決港商的具體疑難，保障他們的權益，亦能吸引其他有意進入內地的中小企業進行投資。除政府的工作外，民間團體以及人大代表亦可利用此平台，協助兩地政府推動CEPA落實，並為港商爭取權益。

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港人往返內地投資及經商的風潮漸漸開始；自2003年，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框架」（簡稱CEPA），以及9+2經濟合作模式等經濟優惠措施，更拓闊了本港各項專業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加上其市場前景無限，港商更視內地為發展必然首選。

處理港商權益刻不容緩

然而，上述的機遇未必全然對港商絕對有利，畢竟兩地的政治環境、經商文化、法律制度均有明顯差異，港商大多未能適應。未能成功發展的個案多年來屢見不鮮，招惹官非的更不計其數。根據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提供的數字，在2007至2011年間，平均每年處理270宗內地港商求助個案，查詢個案數字更平均每年有15000宗，當中處理的個案包括商貿糾紛、內地房地產投訴及司法糾紛等等。部分港商上訪的個案更可見於各大傳媒，反映處理港商權益的事宜刻不容緩。

現時特區政府支援港商的措施，主要為貿易發展局，以及在北京、上海、廣東及成都的駐內地辦事處，為在內地有需要的香港企業和市民提供可行協助；除此之外，辦事處亦舉辦座談會及考察團，發佈

經貿最新資訊。然而，以上組織始終均屬中介機構，基於「一國兩制」的精神，職權範圍主要負責與有關部門溝通，難以干涉內地執法事務，對於惹上官非的協助個案非常有限。另外，個別法規例如知識產權法規等均被忽視，對於港商權益均有莫大影響。

現任特首梁振英曾於選舉期間，提出香港與內地政府建立「G to G」的概念，提升兩地政府間的恆常溝通渠道，促進商貿發展。因此期望利用此概念加強駐內地辦事處的職能範圍，全力協助本地港商發展內地市場，以及提供一站式專業支援，解決他們具體的疑難及提供進入內地市場的推廣程序。此舉既能解決港商的具體疑難，保障他們的權益，亦能吸引其他有意進入內地的中小企業進行投資。

人代可擔當兩地商貿橋樑

除政府的工作外，民間團體以及人大代表亦可利用此平台，協助兩地政府推動CEPA落實，爭取權益。過往普遍認為人大代表的的作用只是向中央反映民意，甚少想到用作雙向推進，提升兩地貿易政策軟件的作用。人大代表可以將國家及省市最新的商貿信息帶給港商，讓其作充足準備，並就此討論；另一方面亦可以將港商意見、面對的困難向有關當局反映，共同制定互惠互利的政策，保障港商利益。

港商返內地投資日益頻繁，出現矛盾在所難免，港商權益的保障尤其重要。惟希望香港政府駐內地辦事處職能上有所提升外，民間團體以及人大代表也需要加強兩地溝通橋樑的角色，多管齊下，方能有所得益，共贏商機。

提升專業質素 推動人性化

政府應引領金融業走向追求生活質素和工作平衡的方向，不單慈善事業可以說成人性化的一部分，我們還要細看金融業從業員、或從事與金融業有關的公民，是否只需簡單地得到最新的監管資訊？到底政府定出的金融培訓方向是否合宜？到底我們的政策或培訓計劃有否幫助到從業員提升生活質素、學習新技能新思維，以確保社會未來有足夠人力資源，讓金融業朝向良好方向發展呢？還是政府只是空談社會責任和學習早已過時的範文八股？

在伊斯蘭金融方面，政府應進一步推動更多措施和配套以迎合金融新形勢。香港可否迎合各國就伊斯蘭教義不同解讀的法規？金管局以往未就伊斯蘭銀行發牌，我們除了傳統銀行外，可否有不賺利息的伊斯蘭銀行在港生存？立法會明年完成討論伊斯蘭金融稅務改革後，我們很應該立即啟動整個伊斯蘭金融後續方案，以免停滯不前，讓外資再次感到香港「三分鐘熱度」。深入而言，伊斯蘭金融產品在稅制改革後，我們可否再推陳出新，讓部分銀行推出伊斯蘭金融產品，以平衡現時表面五花八門但仍然偏重傳統產品的金融市場？此外，由於伊斯蘭資產管理需求亦強勁，香港人比較急於追求效率，所以最方便本地投資者的產品其實為ETFs。這些方面均值得政府開拓。

香港需要人性化金融業

季雲剛

中華出入口商會候任會董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香港依靠金融業，而金融業的確在香港影響根深蒂固，地位無可動搖，但金融業從業員往往為工作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工作在金錢上得到滿足，但在心理上仍是難以負荷，不少因為長年工作壓力而身心勞損。其實香港需要一個人性化、有人情味的金融業。賺取利潤無可厚非，但政府需為這個支柱行業注入活力，有需要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上正視此問題，好讓金融從業員保持魄力，在金融不景氣時迎難而上。

我們過去的金融培訓着重固本，對於外來或沒有大利可圖的金融概念則束諸高閣。在各國監管機構再度出招監管銀行產品和利潤等的情況下，香港傳統金融業在經濟不景氣時，看來會受衝擊，只有創新以及加強人性化的策略，方能為行業再增活力。生活質素並不只以金錢衡量，而是對社會的支持；自伊斯蘭金融興起時，我們已經對金融與慈善事業連為一體作為一種原則而感到新奇。一個人附屬一個公司，公司附屬在行業之下，行業就在社會的大家庭中。對於如何向不能受惠於金融業的人士表達關愛，以及如何善用金融業和投資環保能源等造福社會，以引起社會廣泛參與，都值得政府深思。不過，政府的角色不是干預，而是為行業提供軟性配套，中間入手，便利業內推出更多履行社會責任的計劃，形成社會互動，促進金融業持續發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劉慧卿違約出選 前綫奪權惹反彈

民主黨將於星期日（12月16日）選出新一屆領導層，2名熱門主席人選黃碧雲及胡志偉相繼打退堂鼓，被大佬「欽點」的現任副主席單仲偕決定披甲上陣，並拉攏年輕黨員競逐正、副主席。正當單仲偕準備「黃袍加身」之際，突然再生變數，先有黨內的少壯派南區區議員區諾軒參選，後有現任署理主席、曾承諾不參選主席及中常委、全線「裸退」的劉慧卿，也竟然在截止報名前「飛的士」交表參選。參選主席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要在最後一分鐘才交表呢？可能有2個原因：一是她對參選與否一直沒底，真的是考慮到最後一分鐘才決定。二是她為免招人話柄，也不想被人勸退，所以才在時間上有這樣巧妙的安排。

劉慧卿最後一刻報名的玄機

劉慧卿公然違約參選，肯定知道會受到非議，但她依然照樣參選，主要原因是原來安排接班的黃碧雲及胡志偉，因為各自原因而放棄參選，打亂了劉慧卿「垂簾聽政」的計劃，才迫她不得不由幕後走到台前。在民主黨遭遇立法會選舉大敗，主席何俊仁問責下台之後，黨內求變、年輕化的呼聲空前響亮。當時，劉慧卿以主流派須為敗選負責為由，一力推出與她關係極為密切的黃碧雲接班，目的是通過她與黃的關係，間接掌控民主黨。本來主流派已經妥協接受建議，但及後由於黃碧雲進入議會後屢屢犯錯，表現差劣，更屢屢受到激進反對派狙擊，不但令她聲望一落千丈，也令她心灰意冷，於是難以兼顧議會工作為由，退出參選。

黃碧雲之後，本來以胡志偉為大熱，這也得到劉慧卿的首肯，原因很簡單，因為胡志偉多年來只是做過區議員，完全缺乏參與黨務的經驗，加上本人能力不足，看看近日民主黨

故意讓他主力擔綱「倒梁」行動，但他人前後的慌失表現便可知。不過，這樣的人擔當主席有一個好處，就是容易控制，這正合劉慧卿的胃口，於是她繼而全力推胡志偉接棒。可惜的是，計劃又被打亂，因為胡志偉自己知自己事，根本沒有能力擔此重任，也知道就算接任也不過是「兒皇帝」，沒甚意思，不如留在九龍東做「土皇帝」更好，故而決定棄選主席。

黃碧雲和胡志偉先後棄選，最高興的當然是主流派，已經將位置讓出來，給年輕人接棒，但其他勢力還是沒能力推出有分量的人選，看來主流派在民主黨勢力仍是難以動搖。環顧全黨，要找一個有資歷、能服眾、有籌款能力，還要是現任立法會議員，最終還是只有主流派兼現任副主席單仲偕最符合各種要求。於是到最後，主流派還是「被迫」再擔重任，由單仲偕組閣，再捧幾個少壯派，平衡一下各方勢力，再次延續主流派對黨的掌握。這一着卻大出劉慧卿的預料。她本打算表面與主流派一起退出領導層，然後通過黃碧雲來「垂簾聽政」，並將其前綫系統逐步進入民主黨的領導層，以取得民主黨的控制權。但形勢變化得太快，黃胡退選，單仲偕好像早有準備般立即推出一個完整內閣，集結了勢力，她已經沒有時間再找人參選，形勢禁之下，於是才有「飛的士」親自掛帥參選的一幕。

野心太大招致反制

不過，劉慧卿的野心太大，食相太明顯，已經惹起了民主黨中人的不滿。當年她因為前綫積弱，帶兵投靠，當時表示只會做副主席，對當主席沒有野心云云。但事實是，在這幾年，大批前綫系統的人進駐黨領導層，在新界東的資源更嚴重傾斜於劉慧卿派系身上，間接埋下了鄭家富退黨、新民主同盟另起爐灶的伏筆。現在主流派要為敗選負責，她身為副主席理應共同進退，但她仍戀戀權位，以所謂增加競爭為由參選。可笑的是，主席選舉本身已有區諾軒參選競爭，劉慧卿的說法難以自圓其說。她奪權之心太明顯，據稱已引起黨內人士不滿，特別是一班民主黨創黨會員，將會全力打壓劉慧卿及其派系，而單仲偕亦初步與少壯派議和，民主黨各派系之爭暫時得以緩和，也令劉慧卿失去可乘之機。可以預見，周日民主黨的會員大會，將關係劉慧卿在黨內的前途。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 前駐中東大使

今年中東地區局勢的特點

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等阿拉伯四國轉型之後，它們的基本矛盾並未得到解決，特別是經濟滯後，舉步維艱，民生凋敝，廣大民眾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眼下一國政府尚拿不出一個較為務實的經濟發展規劃。治安惡化，社會沉渣泛起，盜賊橫行，趁火打劫，大搞打砸搶燒，宗教、族群械鬥增加，擾亂社會治安。政府權威、公信力大跌，許多人還被「革命情緒籠罩」，動輒上街遊行示威，弄得人心惶惶，無心工作。10月12日，埃及首都開羅，出現街頭暴力，數千名支持和反對埃及總統穆爾西的示威者發生肢體碰撞，大打出手，造成了110人受傷。此外，約旦爆發示威要求國王下台。由於約旦政府宣佈家用燃氣和汽油價格分別被調高53%和12%，從11月13日開始，約旦國內開始出現動盪。16日，法新社安曼報道：「有上萬名示威者前所未有地要求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下台」。他們高呼：「人民希望改革政府。自由，自由，打倒阿卜杜拉。」近來，以色列空襲加沙，並大兵壓境威逼巴勒斯坦哈馬斯，使動盪的中東地區局勢更是雪上加霜。儘管雙方已達成停火協議，並實現了停火，但仍有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

兩大熱點持續升溫

持續長達20餘月的敘利亞危機迄未見緩解。流血衝突不斷，暴力、爆炸事件時有發生，生靈塗炭。敘經濟形勢每況愈下，物價飛漲高達20%以上；部分高官叛逃，一些官

兵譁變，直接影響軍隊的士氣和統治集團凝聚力；反對派正在走向聯合。11月4日，他們在卡塔爾首都多哈開會，商討建立「統一陣線」，對抗巴沙爾政權。11日，敘各反對派組織同意組建議會式反對派領導機構「敘利亞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反對派武裝力量也有較大發展，但在未獲得大規模外國軍援或直接軍事干預的情況下，難以扭轉戰局。目前，敘執政當局依然能控制局勢，政府軍仍佔優勢，掌握着戰場的主導權。敘問題的外溢效應日趨明顯，殃及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周邊國家安全。對此，國際社會予以普遍關注，強烈主張政治解決敘危機。聯合國—阿盟特使卜拉希米正積極進行斡旋。11月6日，他說，如果敘危機得不到解決，可能成為第二個索馬里。俄羅斯指責西方企圖武力推翻敘政權。關於伊朗核問題，美西方對伊重在拉緊「繩索」，迫其就範。他們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加大對伊制裁，劍指其經濟命脈—能源和金融領域，使其貨幣大幅貶值，經濟嚴重受損，爆發民眾抗議活動。與此同時，美國多次出動航母，橫行海灣，同伊艦對峙，並在國際上千方百計地最大限度孤立伊朗。以色列對伊喊打聲甚囂塵上。面對重重壓力，一方面，伊方主動提出恢復6方會談，以緩解伊與西方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伊積極備戰，加強陸海軍演，試射先進導彈；對內多管齊下，穩定經濟形勢。伊借不結盟國家峰會之際，有力地回擊了西方孤立伊朗的圖謀，甚至連美國《紐約時報》都承認，「潘基文

和另外120個國家參與不結盟運動會議，挫敗了以美國和以色列為首的孤立伊朗的努力。而埃及總統與會的決定令以色列心神不寧。」

地區伊斯蘭政治勢力崛起

各國伊斯蘭力量，以政黨面目出現，參與議會民主選舉，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總統或議會選舉中勝出，在利比亞、蘇丹、毛塔、阿爾及利亞、科威特的議會中贏得了重要席位，在也門推動南北分裂，在黎巴嫩間接掌控政局走向，從而出現了伊斯蘭色彩增加、世俗主義及其生活方式受到衝擊的趨勢。在對外政策上，阿拉伯轉型四國獨立性增強，改變了舊政權一味親西方政策，並在大國間縱橫捭闔，「向東看」勢頭明顯。埃及總統穆爾西執政後，首先訪問了沙特、中國，而非美西方國家。

美國掌握中東事務的能力大不如前

地區局勢變化並未沿着美西方設計的「民主」軌道發展，反而使得與西方存在結構性矛盾的伊斯蘭勢力崛起，甚至掌權，地區人民反美情緒高漲。9月，一部詆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美國影片，激怒了全球的穆斯林，有30多個國家的穆斯林上街遊行示威，以示抗議。憤怒的利比亞班加西民眾襲擊了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美國駐利大使史蒂文斯遇難身亡。這充分凸顯了美中東政策的失當。如美不改變其中東政策，必將失利更多。